

梨花寨

韩 河



内 容 说 明

《梨花寨》是反映一九七五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冀南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

梨花寨原代理党支部书记、大队会计宋家才，打着为集体搞副业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搞黑运输队；与老资产阶级分子黄传祥勾结，把大队的万元巨款偷拿出去贩卖人参，投机倒把；为了保住自己，他制造打井事故，大耍阴谋诡计。复员军人李长江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以华国锋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为武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通过整党整风，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经过反复较量，揪出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宋家才，顶住了“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进。

小说故事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塑造了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党支部书记李长江，脾气倔强、对集体忠心耿耿的老贫农天柱大叔，以及民兵连长宋铁城、妇女队长田春霞等英雄形象。

小说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实简练。

梨 花 寨

韩 河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统一书号 10086·421 定价 0.64 元

第 一 章

冀南平原的南端，有一条清清亮亮的河流，名叫漳河。漳河在太行山里，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上绕山穿谷，跨涧跳崖，奔腾咆哮着；出了山口，来到平原，又象一条巨龙，摇头摆尾，横冲直撞，弯弯曲曲向东流去。一直到河北省的东南角，它掉转头来，向东北汇入卫河，流向东海。

漳河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雨季涨水，河满渠平；但到春季，正是灌溉用水多时，却常常水干断流，河底朝天。因此，人称“浪漳河”。

就在漳河大转弯的北岸上，有个村庄，名叫梨花寨——因为这里出产甜梨，人们起下这么一个有色有味、响响亮亮的好名字。解放前，这里虽然号称“梨花寨”，其实梨树不多，还是邻村地主的。解放后，大片大片的梨树才真正发展起来。春天，东风送暖梨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洁白的梨花，象雪山，象雾海，把个一百多户的小村庄完全笼罩个严严实实。风一吹，几里地以外都飘散着清香。花一落，嫩绿色的梨叶下，渐渐长出一嘟噜一嘟噜绿玛瑙似的小梨儿来。它们一声不响地长大着，长大着，几个月光景，就变成一片金色梨海。梨花寨的梨，个大、色美、皮薄、核小、汁浓，看着爱看，吃着好吃，驰名中外。

为了发挥地方特产的作用，大力供应出口，满足城乡需

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梨树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的梨园扩大了，新的梨园又种植起来。村边、路旁、房前、宅后，就连社员家院里，也要栽上几棵。你看，梨花寨四周，一片片黑绿苍茂的林子，就象一个个小村庄，那都是大队经营的梨园啊！

今年，梨又是个“大年”，真是棵棵挂、枝枝满，沉甸甸的果实，把树枝压得挨着地，风一吹，只听树枝嘎嘎响，好象说：“帮忙呀，帮忙呀！梨要把我压断啦，风要把我闪伤啦！”人们急忙拿来绳子、棍子，往上顶，往起吊，梨树这才稳住劲儿。秋风一吹，大个大个的梨，由青变黄了，成熟了，散发出醉人的香味。姑娘媳妇们提上篮子，走进梨园，梨园里马上传出一阵阵的说笑声。说归说，笑归笑，手里的活可是一刻也不停。她们又小心，又谨慎，生怕把梨碰坏了，轻轻从叶子里摘下来，又轻轻放进篮里，真比接娃娃还要细心呢。

这一天，梨花寨大队的“半边天”们，又到梨园里摘梨。花红柳绿的裤褂象梨园里盛开着鲜花，一双双勤劳的手，上上下下忙碌着，风不吹，鸟不叫，只听一片沙沙声。梨园的梨眼看就要扫尾了，谁不愿意多摘些啊！

“休息一会儿！”妇女队长田春霞招呼说。

“半边天”们听到喊声，停下手中的活儿，从梯子上、树上下来，喜笑颜开地围拢到一块儿，往地上一坐，就“叽叽嘎嘎”地笑开了。

“请素芳嫂讲个故事，好不好？”一个上身穿着红底黄道方格格布衫，下身穿着深蓝色单裤的姑娘，用清脆动听、带

有天津味儿的语调说。她是下乡知识青年柳红梅，但是已经看不出她是从城里来的姑娘了。就连她的脸蛋儿，也不再象初来时那样细白，而是变得红润淳朴，手指也不再那样纤细嫩弱，而是变得粗实有力了。

人们听她一提议，异口同声地说：“好！素芳快来一个。”

“俺有‘么’好讲的。”坐在人堆儿里的素芳，手中玩弄着一把土，一面儿咯咯地笑着，一面学着红梅的口音说。她细高个儿，瓜子儿脸儿，大眼睛，薄嘴唇儿，一看就是个爱说爱笑、爱打爱闹的人儿。

“不说，欢迎欢迎！”有人喊。

大家都噼哩啪啦地鼓起掌来。

“好，说就说。”素芳扑闪扑闪大眼睛，说：“内蒙草原上，有个牧羊姑娘，为了防止狼祸害羊，每天晚上精心护理着羊群，一会儿也不敢离开。可是每天早晨到羊群一察看，老是发现羊被狼咬死。咋回事呢？她围着羊群看过来看过去，羊群里没有狼啊！她把阿爸从冬营盘找来，阿爸问她：‘是不是有混进羊群里的狼？’她回答：‘我没看到呀。’阿爸说：‘不能光看羊身子，还要察看尾巴，’说着领她到羊群里，一只羊一只羊地经过细察看，果真在中间发现一只狼尾巴，拉出来一看，是个披着羊皮的狼。阿爸感慨地说：‘要学会认披着羊皮的狼，才能真正守护住羊群啊！’”

“准又是长江哥教给你的！”田春霞一语道破地说。她是梨花寨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兼妇女队长，五队模范饲养员田天柱的独生女儿，今年二十四岁，丰满的身材，壮实的手脚，红扑扑的脸盘儿上，闪动着一双大眼睛。原先她

留的短发头，为了干活利洒，用橡皮筋儿扎成两根小短辫儿，直撅撅伸在耳朵后，再戴上一顶绿色帽子，越发显得神气。

春霞从小没了娘，十几岁就当家主事儿，从小下地劳动，还操持家务，在队上当干部做工作，有勇有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但她平时很少谈笑，人们称她是话少心计多的姑娘。铁腿支书在世的时候，有一年秋天，全公社的大小队干部估产她们青年实验田里的玉米。看了庄稼的长势，大家有的估八百多斤，有的估九百多斤，吵吵嚷嚷，好不热闹。只有春霞蹲在一旁闷头不语。铁腿支书问她估多少，她想了想，有把握地说：“亩产不能下一千。”铁腿支书问她有啥根据，春霞不慌不忙地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行距二尺，株距一尺，平均每亩三千株，通过脱粒试验，平均每株可收四两一钱，三千株该收一千二百三十斤。她说得头头是道，好些人给愣住了。秋后实收的结果，平均亩产一千二百六十一斤。从此，春霞就成了全公社有名的话少心计多的姑娘。

素芳瞪了她一眼，说：“就是你知道。以后给你找个大傻子女婿，把你的心眼儿劈给他一半就够他使的。”

人们“叽叽嘎嘎”地笑一阵，就登梯、上树，又开始了愉快紧张的劳动。

素芳爬上一棵树干粗大、枝杈茂密的梨树。在她的下面是宋来有媳妇于秀芹。她中等个，腹部明显地鼓起，看样子是怀孕了。素芳眼尖手快，腿脚麻利，不大工夫就把篮子摘得满满的。她擦把汗，低头笑着对来有媳妇说：“嘿！大肚子，小心摔下去。有个三长两短，来有回来，大家可没法交

代呀。”

素芳的话，逗得大家又笑起来。

来有媳妇抬起涨红的脸，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回敬素芳说：“我摔坏了没么儿，来有也不敢和我打离婚。你象猴子爬这么高，掉下来摔个破鼻子烂脸，再去跟俺长江哥哥当随军家属，可是不大美观啊！”

又是一阵笑声。

还没等素芳说话，邻近最高一棵梨树的尖上，露出春霞那苹果样的圆脸儿。她没有笑，严肃地对来有媳妇说：“你别冤屈素芳嫂！长江哥要复员回来学大寨啦。”

大家听春霞这么一说，笑声全停住了。方的、圆的、长的，一张张红朴朴的脸，都不约而同地从树上朝素芳这边冒出来。

不知谁说了一声“真有这种事儿？”打破了片刻的寂静，出现了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有的说：“咱村不是有人编歌，‘一军二千三工人，誓死不做庄户人’！想出去工作还出不去哩，谁在外边有可心可意的工作肯回来？！”

有的说：“就是回来，不是探亲，就是办事。办完事，又脚底抹猪油——溜啦。”

有的说：“人家长江在部队上是军官，不会复员，倒可能转业。就是真转业，也不会到农村当社员。”

“素芳嫂！您快说，到底是么回事？”下乡知识青年、赤脚医生柳红梅，操着天津口音大声问。

素芳敏捷地把梨篮儿系下来，象是回答红梅，又象回答

大家说：“俺虎他爹要回来给我当‘随农家属’啦！他来信说，决心回来跟咱们一块儿学大寨，一块儿劳动，一块儿改天换地，一块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秀芹笑着向她撇撇嘴：“你别‘一块儿一块儿’的啦！是你想他想迷了吧？”

素芳故意拉着腔调，慢声慢语地说：“不是俺想他，是他想咱梨花寨。”

秀芹说：“我不了解情况，冤枉你啦，素芳嫂！”

素芳既关心又诚恳地对秀芹小声说：“冤枉不冤枉俺没么儿。你的肚子眼看一天比一天大，该叫来有回来照顾照顾你啦。”

秀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哪里听我的，人家听他叔宋家才的。”

“来有叫咱宋支书教的，看着钱比看着你还亲哩。”

“半边天”们听说李长江要复员回来，都很高兴，仨仨俩俩大声地议论着。红梅的女高音，象百灵鸟唱歌儿一样动听：“长江哥回来可就喂啦，他领着我们学大寨，梨花寨保准能变成大寨式的大队。”

最关心这个事儿的算是田春霞。别看她嘴上不说，肚里有数。他们两家紧挨着。解放前，长江的父亲和田天柱一块给地主家当过长工，父一辈两家就很好。春霞的娘去世早，春霞的小衣裳、小鞋袜，都靠长江他娘帮着做。长江更把她当成亲妹妹，领着她一块儿看电影，瞧画书，还常给她讲革命英雄的故事。直到如今，长江每逢从部队上回来探家，都要去看望看望田大叔他们父女俩：从那里了解到村上的更多

事情，他也给他们讲讲部队上的情况，自己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以及边防线上反修的斗争故事。春霞的进步，是和长江的帮助分不开的。在她的心目中，长江就好象是她的大哥和老师。她联想到，梨花寨党支部，在铁腿支书去世以后，宋家才代理支书以来，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比如说，宋家才搞什么“以钱为纲”，把大批人力物力弄出去搞副业，影响了种麦，破坏了学大寨，她和铁城、天柱等人提出过多次意见，可他硬是那么做。长江哥要回来了，想法把他充实进支委会，那时候，党支部的作用就会发生变化，梨花寨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

想到这里，春霞既高兴，又着急。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大声说：“毛主席、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号召我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人家在外边当‘官’的还自动要求回来学大寨，咱们梨花寨跑出去抓钱的人，更该收回来，真心实意学大寨。”

“春霞说得很对。”素芳一手抱着树干，一手拨开树枝，探出身子来说，“瞧人家外村，为了普及大寨县，哪个队不是热火朝天？！搞竞赛，闹夜战，比进度，比质量，那才是碰子碰碌碌——实（石）打实（石）地学大寨，大干快上的样子。”

红梅听了春霞和素芳的话，也想起一件事来。她说：“我有个女同学在王庄插队落户，听说最近要回天津探亲，就叫她把我妈那本《医药手册》捎来。谁知她又不走了。我一问，她才说：‘我们村为了落实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精神，迅速

掀起学大寨的新高潮，在外边当临时工的人，该回来的全回来了；我只为探亲，不愿意再耽误这个时间。你那本书，写信叫你妈邮来吧’。”

大家一边儿摘梨，一边儿议论，人人心里都翻起个儿来。是啊，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巨大鼓舞下，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本县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领导同志，不等会议结束，就给县委打回电话，介绍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内容。县委立即召开四级干部电话会，传达贯彻了这一精神。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热血沸腾。各地大干快上的喜讯，象春风卷起的梨花，纷纷向梨花寨大队飘来：本地区四县一市，在太行山区动工建设一条五百华里长的“跃峰渠”；本公社李庄大队制订出大战沙古堆、搬沙造田的宏伟规划，决心大战一冬春，造田四百五十亩；马家岗大队是个深山区，为了实现水利化，要在老虎沟修建一个大水库；黄金洼大队计划改造盐碱地三百二十亩，并高标准、高质量超额完成今年的种麦任务；都知道邻村马庄大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劳力外流产量低，在全县是个有名的三类队，可人家学习大寨会议精神以后，首先把外流劳力收回来了，迈出了学大寨的第一步。唯有梨花寨大队，不打雷，不下雨，代理党支部书记宋家才在会议上喊一喊就完了，眼下种麦任务没完成，劳力还照样外流。

看看自己，比比人家，梨园里好象刚揭盖的开水锅，沸腾开了。有介绍情况的，有发表评论的，有寻根刨底问原因的，也有出主意想办法的……

正在这个时候，梨园外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他还没有来到人们跟前，就扯开嗓子喊道：“你们吵吵什么？真是三个老婆一台戏！大车快要来了，缴梨任务这么急，可不能只顾说笑！”

大家拨开梨枝朝外一看，原来是代理支部书记宋家才来了。说起宋家才这个名字，里头还有段故事哩。宋家才本叫宋家财，是他当了一辈子牲口经纪的爹，希望他长大成人，能够生财有道，发家致富，他一生下来就起了这样一个好名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大破“四旧”时，宋家财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时宜，于是，他自动宣布破掉它，就叫起了“宋家才”。意思是说，他从此不爱钱了。

宋家才今年四十多岁，细长个，青胡楂，穿着一身灰色“的卡”制服。不了解实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县上的脱产领导干部哩。老宋为啥要换上这一身衣服？这里边也有个原因：他常说，下地参加劳动，穿戴没啥好赖，反正在土里打滚儿；进城上镇那可是另一回事儿。开会学习，常坐礼堂，穿得好点儿，也是人民公社一分光彩；至于联系工作，办啥事情，衣帽整齐也是一种礼貌，办起来就比较顺利，容易成功。他这种说法，究竟是否有道理，没有谁认真仔细研究过。时间一长，大家倒是有了一条比较可靠的经验，只要看看老宋身上的穿着，就能猜出他是不是要出村。

素芳见老宋穿着这身衣服走进梨园，就半正经半玩笑地说：“唉呀呀！瞧咱们宋支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缴梨任务既是这么紧，你咋不早点儿来！只等我们装好车，你往车上一坐，自自在在进城去？”

宋家才马上满脸堆笑地说：“瞧素芳说得多轻快！你们是无官一身轻呀。我又是支书，又是革委会主任，外挎着大队的会计。全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累得我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这缴售梨要不是个政治任务，我才不想进城呢！”

春霞从树上跳下来说：“大队的梨是得交售，可咱全大队学大寨的工作，也得全面考虑一下呀！看看人家别的队学大寨那个阵势，真是热气腾腾，火红火暴；看看咱们大队……”

“啊！”老宋截断春霞的话，“你是说咱们大队应该怎样学大寨吧？我早有了通盘安排，你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片面了。咱村和全县、全省、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嘛。不能因为卖卖梨，就说咱村形势不好了。卖了梨，有了钱搞副业，搞了副业赚了钱，咱们买机器，打机井，买化肥，什么事情就都能办到，这就叫‘以副养农’。俗话说，‘巧媳妇难做无米的饭’，‘没土打不起墙头来’。要学大寨，没有资金学不成，对不对？”

“照你这话，咱们小麦就别种啦，农田基本建设就别搞啦，打井规划就别订啦，光在钱上头想点子吧！”春霞气呼呼地说。

宋家才因为有急事儿，知道一时也说服不了她，就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这事以后再说吧——‘半边天’同志们！快把篮子里的梨拿下来，准备封篓装车吧，任务紧哪！”他向树上招呼着。

大家见他这样急，就把摘满的梨篮和梨筐，向梨树前的

空地上送过来。不一会儿，你一篮，我一筐，堆起一座小梨山。梨山的边儿上，上年纪的女社员，围成一个大圆圈儿，有的分等级，有的包纸装篓儿。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梨篓儿就黑压压摆出一大片。

这时候，田增福赶着大马车，铃铛响着进了梨园。老宋忙前忙后地跑跣着说：“春霞、红梅、素芳，你们几个停停手，先帮着把这梨车装起来。出力活，年轻人就得往前上！”然后又向田增福说：“来！咱俩也一齐动手，光靠这些女将可不行！”

老宋说着，把外衣一脱，挂在旁边一个空树枝上，绉绉胳膊就干起来。他专拣大筐扛，不一会儿头上就冒出热汗来。田增福看着宋家才满脸大汗，便说：“支书，看累的！快歇歇吧。”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嘛！”宋家才说，“就这样，还有人说我清闲。唉！真是为集体拉断八股套，也难免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儿。实话对你说吧，要不是上级领导硬让我干，我早放下这个挑子了！”

田增福附和地点着头说：“是，是，再好的辕马，还能断了挨几鞭？别人说啥，咱管不着，反正我知道你是把一颗心全扑在集体的事上啦！”说着跳上车，把沉甸甸的梨篓归并好，用粗麻绳捆绑结实，跳下车，松了车闸，胳膊高高一扬，“叭”的一声，甩了个响鞭儿，小山儿似的梨车，摇摇晃晃滚出梨园，拐上了大道。

田增福驱赶着牲口，快要走到县城时，透过北边柏油马路旁的树行子，见一辆米黄色的长途大轿车，正由西向东开

过来。田福增暗暗盘算着：“九点钟的班车过来了，紧巴着点儿，上午还能返回来。”

他“叭”地甩了声响鞭，车轮转得更快了。

第二章

田增福远远望见的那辆长途汽车，进县城向南一拐，车速减慢，然后鸣着笛儿，徐徐开进站里。

旅客们从车上走下来，一个个携带着行李，井然有序地走出站房。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解放军同志。看年纪，他大约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儿，红脸膛，两条浓黑的剑眉下，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身背四棱八角儿大行李，手提白色尼龙网兜儿，肩上斜挎的军用包上，红鲜鲜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绒字。身上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腰间扎一条棕红色的新皮带。浑身上下显得既干练又魁梧，充满朝气。他就是梨花寨大队韩素芳的爱人李长江同志。

长江带着说不出的兴奋走出站房。首先映进他眼帘的，就是大街墙壁上那一条条醒目的大标语：“坚决响应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号召，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各行各业齐参战，两年建成大寨县！”……长江看着这激动人心的革命口号，热血在胸腔里奔流，步子迈得更快了。

大街上一辆辆汽车满载着化肥、农具、机油、电料器材……鸣着笛儿，从眼前穿梭而过。一队妇女拉着排子车，匆匆走过去。车上面装满粪土和垃圾，写着“大力支援农业！”

“城镇肥料下乡！”的红绿小旗儿，迎风抖动。在长江的印象里，县城的街上常常是人来人往，拥挤拥挤，大半是些赶集上店的人们。眼前的情形，却是一派热气腾腾、大干农业的跃进景象。故乡的战斗气氛在激励着他，他不由地暗暗说道：“你的儿子回来了……”

李长江是从内蒙某边防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十月的天气，在冀南还是艳阳融融、野菊盛开的时节，内蒙大草原却已是雪花飘飘，寒风凛冽的天气了。一路上，他透过车窗，看见到处是火苗一样的红旗在飞舞。在黄土高原，八达岭山区，满山满坡的人海，在平沟、开山、修地，大搞人造平原。列车过了保定，家乡越来越近了。象内蒙大草原一样一望无际的河北平原上，大秋已近尾声，田野里很少再看见庄稼。新整过的平展展的土地里，有的麦苗已经出土。但是，深翻土地的大军，还继续日夜苦战着。党中央的一声号令，调动起亿万人民群众，他们决心在二三年内，重新安排公社的河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更大贡献……回想着这沿途的景象，李长江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向往已久的家乡，快快投身到这一场新的战斗里。

李长江急步向前走着，他准备先到安置办公室办一下手续，顺便买点儿东西。正一头走着，一头盘算着，忽听旁边有人叫道：

“买梨吧！梨花寨的雪花梨！”

多年没有听到的声音，一下子引起了李长江的注意。他扭过头去，见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后衣架绑个梨篓儿，向旅客们高叫着。那人看长江站住脚，赶忙又叫道：“买梨买

梨，梨花寨的雪花梨！”

李长江仔细打量了他一下，觉得这人很陌生，就问道：“你是梨花寨的人吗？”

卖梨老头儿听他是本县口音，只得说道：“不是。”

“那，你这梨是从哪里弄来的？”

老头儿知道他不是买主，忙遮遮掩掩地说道：“亲戚家院里有棵树，托我给帮个忙——谁买梨？”一边喊着赶紧走开了。

长江望着老头儿远去的背影，心里升起个问号：亲戚家的梨，帮忙的，是这样吗？他心里想着，向民政局安置办公室走去。

安置办公室的小马同志，这会儿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正文里用红蓝铅笔划下的那些圈圈点点，说明他不知道学习过多少遍了。他见走进来一个身穿军装的同志，忙热情地站起来迎接招待。看过长江的介绍信，异常高兴地说道：“您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前几天就收到了您的档案材料和部队首长的来信，我们马上向县委作了汇报。大家听到这件事，很受感动。县委准备开座谈会欢迎你。”他为长江办着手续，又介绍：“全县分了五个战区，县委领导白天全下去了。你先住下歇歇，晚上我们再找你。”

小马拿出油印好的介绍信，正要往县招待所介绍，长江赶紧拦住他说：“马同志！我在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口里口外的形势全看到了。战斗的枪炮声已经打响了，我怎么能去蹲招待所？县里工作这么紧，不能给领导再添麻烦。我决定马